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二十六

經濟編

君類

亡國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亾也簡法
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援者可亾也羣臣爲學
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內困者可亾也好官室臺
榭陂池事車服器玩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亾
也用時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亾也不以
衆言參驗用一人爲門戶者可亾也官職可以重求

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柔茹而寡斷，好惡無詘而無所定，立者可亡也。饕貪而無饜，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刑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狠剛而不和，愎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爲自信者，可亡也。恃交援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境內之傑不事而求封，外之士不以

功伐課試而好以名問舉錯羈旅起貴以陵故常者可亾也輕其適正庶子稱衡太子未定而主卽世者可亾也大心而無悔國亂而自多不料境內之資而易其隣敵者可亾也國小而不處卑力少而不畏強無禮而侮大隣貪悞而抽交者可亾也太子已置而娶於強敵以爲后妻則太子危如是則羣臣易慮羣臣易慮者可亾也怯懾而弱守番見而心柔懦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亾也出君在外而國更置質太子未反而君易子如是則國携國携者可亾也挫辱大臣而狎其身刑戮小民而逆其使懷怒思恥而專

習則賊生賊生者可亾也大臣兩重父兄衆強內黨
外援以爭事勢者可亾也婢妾之言聽愛玩之智用
外內悲惋而數行不法者可亾也簡侮大臣無禮父
兄勞苦百姓殺戮不辜者可亾也好以智矯法時以
私雜公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亾也無地固城郭
惡無畜積財物寡無守戰之備而輕攻伐者可亾也
種類不壽主數卽世嬰兒爲君大臣專制樹羈旅以
爲黨數割地以待交者可亾也太子尊顯徒屬衆強
多大國之交而威勢蚤具者可亾也攀編而心急輕
疾而易動發心悁忿而不訾前後者可亾也主多恣

好用兵簡本教而輕戰攻者可亡也貴人相妬大臣隆盛外藉敵國內困百姓以攻怨讐而人主弗誅者可亡也君不肖而側室賢太子輕而庶子伉官吏弱而人民傑如此則國躁國躁者可亡也藏怒而弗發懸罪而弗誅使羣臣陰憎而愈憂懼而久未可知者可亡也出軍命將太重邊地任守太尊專制擅命徑爲而無所請者亡也后妻淫亂主母畜穢外內混通男女無別是謂兩主兩主者可亡也后妻賤而婢妾貴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輕而典諂重如此則內外乖內外乖者可亡也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

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亾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絀
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亾
也。公家虛而大臣實正戶貧而寄寓富耕戰之士困
未作之民利者可亾也。見大利而不趨聞禍端而不
備淺薄於爭守之事而務以仁義自飾者可亾也。不
爲人主之孝而慕匹夫之孝不顧社稷之利而聽主
母之令女子用國刑餘用事者可亾也。辭辯而不法
心智而無術主多能而不以法度從事者可亾也。親
臣進而故人退不肖用事而賢良伏無功貴而勞苦
賤如是則下怨下怨可亾也。父兄大臣祿秩過功章

史記卷之
八十八

服侵等宮室供養大侈而人主弗禁則臣心無窮臣心無窮者可亾也公塔公孫與民同門暴傲其隣者可亾也亡徵者非曰必亡也言其可亾也夫兩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亾亾王之機必其治亂其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蠹無疾風不折牆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行法以爲亡徵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韓非子

微篇

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亾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雖

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瓊、截涉者
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
受以告諸侯、作爲璇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
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廢通則比
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亾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
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臠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
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
使沮麇、沮麇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
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廷
槐而死。齊潛王亾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

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
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
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
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
爲藥帝、鳩夷血高懸之、射者甲冑、從下血墜流地、左
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
不可以加矣、宋王大悅、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
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
不適也、呂覽過
理篇

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王丹曰、我已亡矣、而

驕而驕

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王丹對曰臣以王
爲已知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
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
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
其苦邪遂以自賢驕盈不止亡走衛衛君避宮舍之
稱臣而供具閔王不遜衛人侵之去走鄒魯有驕色
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閔王淖
齒擢閔王之筋而懸之廟梁宿昔而殺之與燕共分
齊地悲夫閔公臨大齊之國地方數千里然而兵敗
於諸侯地奪于燕昭宗廟喪亡社稷不祀宮室空虛

身亡逃竄甚于徒隸尚不知所以亾甚可痛也猶自
以爲賢豈不哀哉公王丹徒隸之中而道之譖佞甚
矣閔王不覺追而善之以辱爲榮以憂爲樂其亡晚
矣而卒見殺先是靖郭君殘賊其百姓害傷其羣臣
國人將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裝齋食及亂作靖
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饑其御出所裝食進之靖郭君
曰何以知之而齋食對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謀久
矣靖郭君怒不食曰以吾賢至聞也何謂暴虐其御
懼曰臣言過也君實賢唯羣臣不肖共害賢然後靖
郭君悅然後食故齊閔王靖郭君雖至死亡終身不

論者也悲夫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亾者何也對曰吳君去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亾也去則不能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亾何待魯哀侯棄國而奔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_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_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_輔也是猶秋蓬惡于_根本而美于_枝葉秋風一起_根且拔矣

史臣曰初幹離不之_止還也以粘漫囑在太原其勢

未合恐勤王之師有以乘之既退之後爲宋計者宜爲遠謀而乃忽李綱種師道之言上下相慶以爲無虞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真定咽喉以塞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當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唯以割地請和爲言未聞有能出一計與之抗者是以金人之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哄吁可怪哉

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

八續集卷之三十一
嘆息而已。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膏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攬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乃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者，世祖劾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朕

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得免祚胤不絕、此朕志也、承麟起受璽、明日承麟卽位、時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衆競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拚敵、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棄門走、門四開、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師以入、忽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土守緒知事急、卽取寶玉簪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

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邪、於是叅政李朮魯小婁室元林、答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玉山兒、紇石烈柏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宜謚曰哀、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叅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矣、珙乃與

此體之不
養也如

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亦爲亂兵
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往往臨事
推讓低言緩語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兵革災異輒
以聖主心困或俟再議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
則以近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
聞以底于亾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疆焉太祖
太宗威制中國大槩欲効遠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
去之宋人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虐政中原
歛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
有餘年由大定之政有以固結人心爾章宗志存潤

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厥本
根連兵朱夏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
聚圖存於亾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國君死社稷
哀宗無愧焉

不恨夫之
辛而恨木

字之特勤

字一陳宜

中之相立

與陳秀夫

同事也

非天哉

帝顯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
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
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
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
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經
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

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反借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禪代

順帝進齊公蕭道成爵爲王增封十郡下詔禪位於齊順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順帝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宮中皆哭

爾家有此
臣子輩其
猶如突矣

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引枕臥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順帝乘畫輪車出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至是攀車攬尾慟哭曰人以壽爲歡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官勸進王卽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陽置兵守衛之以褚淵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

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
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願之壽淵固
辭不拜奉朝請

朱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
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
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
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
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讚之於全忠
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遛其事以須變玄暉聞
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

方錫文
威高錫矣
如雄之口
日新如是
夫上恭功
德書及禮
禮魏款一
篇可付世
藏矣

汎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
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
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遠受禪彼
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
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
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旣習儀裴迪自大梁還
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
等懼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復國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癘

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
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
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舉異罰非
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
若之何公說復曹伯

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國人曰若之何
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亾曹國社稷之鎮公子
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
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
之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

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不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鉢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稿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之剗也不可犯

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卻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

內無愛虛以求入，既入而後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
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
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則民各有心，恐
厚亂盍請君于秦乎？」秦穆公許諾，反使者乃招大夫
子明及公孫枝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若夫二公
子而立之，以爲朝夕之急。大夫子明曰：「君使繫也，繫
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
微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繫弔公子重耳于翟。
公子繫還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
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

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
之、我以微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
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
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
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蔑天命矣、吾必
遂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
君實有郡縣、且入河外、列城五、豈謂君無有、亦爲君
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扶嬰瓌
以望君之塵垢者、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不敢
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

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且可以進退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爲惠公

秦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勸

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廬，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

人之道
惟史惟恐
失則姜氏
遂明公子

八編類集 卷之三十一 十五
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薑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
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
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
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
而觀之傷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
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
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
饋盤飧真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
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子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

囚他日公享之

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窳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窳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曩姬懼必接於

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吾危也。夷吾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四年復爲君。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黨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微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

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
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
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
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
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
臧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

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
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
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
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
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與主無施
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存亡國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潁考
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

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螯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服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

是乎有禮

楚莊王伐鄭克之鄭伯肉袒左執旄旌右執鸞刀以迎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天之禍是以使君王昧焉辱到弊邑君如憐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命臣交易爲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還合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歿者數人斯役死者數百人今尅而不有無乃失民力乎莊王曰吾聞之古者孟不穿皮不蠹不出四方以是見君子重禮而賤利也

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從而不救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蓄之及吾身何日之有矣。既而晉人之救鄭者至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力新楚師疲勞君請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枹而鼓之晉師大敗晉人來渡河而南及敗奔走欲度而北卒爭舟而以刃擊引舟中之指可掬也莊王曰嘻吾兩君之不相能也百姓何罪乃退師以軼晉寇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輶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
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
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
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
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
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
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
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

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繼絕世二則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執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盜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梅福以成帝久無繼嗣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

殷後復上書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以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

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
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
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
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
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
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七

經濟編

君類

興亡論

夫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于父故得祭于郊從舜之義則禹爲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爲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爲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舜非父而其德載于後世不可以

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于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爲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其鯀也鯀雖得罪于舜而從事于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士之所予

也

蘇軾
夏論

大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于周周之賢君不如

不
公
法
才
不
處
於

商之多而其久于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于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採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十孫之過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疆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

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于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

復止

商論

故凡世之所爲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于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于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

和靖一週
春秋之語
源與釋
雅如此

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

周敬王十年劉文王與萇弘欲城成周爲之告晉魏獻子爲政說萇弘而與之將合諸侯衛彪僕適周聞之見單穆公曰萇劉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爲飫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是以爲之日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爲也不然不足以遺後之人今萇劉欲支

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迷亂棄德，而卽怕淫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林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單子曰：其咎孰多？且，長叔必速及，夫將以道輔者也。夫天道道可而省，不長叔反，是以誑劉子，必有三殃，違天一也。反道二。

也。誅人三也。周若無咎，萇叔必爲戮。雖晉、魏子亦將及焉。若得天福，其當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用巧變以崇天災，勤百姓以爲己名，其殃大矣。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爲討。二十八年，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鄭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

有虞號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毋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鄒爲大號叔恃勢鄒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梁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芼騶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荆子熊巖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

紂叔逃難于濮而鬻季紂是立。遠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聞之。天之所啟。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啟土。不可偏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舜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契能播殖百穀。疏以衣食民人之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大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

也其後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
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當周未有己姓昆吾
蘇顧溫董董姓饜夷豸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
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姁姓鄒
鄒路偃陽曹姓鄒莒皆爲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
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
者其在芊姓乎芊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芊蠻矣唯別
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荆芊實與諸姬代
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翳之後也伯夷能禮于
神以佐堯者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

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邾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于必弊者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頽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宅平宅謂之和故而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千

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
手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故王者
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餘樂
如一夫。如是餘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聰後以異姓求
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
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
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
之人也。而立以爲鄉士。與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
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
而婦言是行。用讒逆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

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歷
弧箕服實亡周國于是先王聞之有夫婦鬻鬻是器者
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
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
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
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
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吉乃
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楨而藏之傳郊之及
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祭流于庭不
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謀之化爲玄黿以入于王

府。府之童妾未既配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儻者其殺也滋速申繪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繪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繪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隕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

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說，乃東寄桴與賄。虢郇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幽王八年而桓公爲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十一年而斃。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秦景襄于是乎取周土，晉文侯于是乎定天子，齊莊僖于是乎小伯。

楚蚡冒于是乎始啟濮

漢明帝十七年詔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固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材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于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

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
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于諸侯
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于
戰功矣三國爭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
之盛自此始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長之
說起矯稱蠶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
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至獻公之後
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
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
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

成孰夫作事者必于東南收功實者常于西北故禹
興于西羌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
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
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
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
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
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
行也學者牽于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
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于是

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

觀焉

六國年表序

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還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華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

非謀國之
蘇也乃蘇
秦謀官其
之巧也

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

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

蘇海六國論

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于秦而收韓，商鞅用于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見矣。秦之用兵于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

都。燕趙拒之于前。而韓魏乘之于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于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于秦哉。韓魏折而入于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于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

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于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知不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蘇轍六國論

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于取齊。而拙于取楚。其不敗于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魏韓。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

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于齊而齊不
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
秦人知之故不加兵于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
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
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
置齊也哉吾故曰巧于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
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
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
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
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

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于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齧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爲是齧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爲三軍迭出而肆楚，三

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爲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謝玄、牢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而堅不幸耳。

蘇軾秦論

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于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志，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

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
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
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
害甚于加賦也

其二

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人出甲以攻諸
侯蓋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
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
諸侯蓋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爲救敗之
師也兼敵之師利于轉戰救敗之師利于固守兵之
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

雄諸侯卒至于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
得乎形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
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
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巖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
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
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
搏寇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
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
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林
崛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于一戰其鋒至

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
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驚以嬰四合之鋒卒至
于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
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于如此之亟
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于天下之日久
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于公關樂于衛上
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
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傳于戲下矣章邯
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
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士雖已分裂而全秦未

秦之必亡
亦逆順之
情也

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于吳楚，以爲不知杜成臯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臯者數十輩，遂至于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于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衆，而天下之民無至于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

以異術也

何去非
素論

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徼一時大名致位公輔辭氣所發損益繫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祿其爲賊害豈直莽卓之比乎禹以經術爲帝師身備漢相特見尊信當主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譬左右以問之須臾一言以爲律度爲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誦小雅十月之刺乘其嚮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命不語怪爲辭致成帝不

疑之心授王氏寢盛之勢上下恬然掩忽亡國儻帝
慮不至是猶當開陳切劘面別廷辨矧當就第宴閒
之際虛懷訪決之時方且視小男子床下官子塔于
近郡欸然用家人匹夫爲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
使群盜弄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于新都不可遏
也斯可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
巨儒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
旣鳩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
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旣定策冀乃憚其明哲
且不利長君私于蠶吾獨異群議爲廣計者亦當中

立如石介然不回。半趙誠之徒。同李杜所守。然後三
事百工正。辭于朝。雖冀之暴恣。豈能一旦盡誅。漢廷
群公耶。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竟使清河徙廢。蠶
吾爲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黨錮之獄。成閹寺之
禍。禍亂循環。以至重卓赫赫。漢室化爲當塗。蓋棟橈
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以孤遠上疏。張綱以卑
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思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
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則。但取瞽聾者而相之。立土
木偶而尊之。被以章組。列于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
或咨。成吁殷周之或夢。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

爲理耶

權德輿兩漢辨七論

漢自順桓之間國統屢絕奸回竊位闔宦滿朝士之蹈忠義履冰霜者居顯列則陷犯忤之誅伏閭巷則嬰黨錮之戮當是時也天下之君子掃地將盡雖九伊周十稷契不能振已絕之綱舉土崩之勢明矣嘉平中大黃星見楚宋之分遼東殷墟曰其有真人起于譙沛之間以知曹孟德不爲人下事之明驗也先時秦帝東遊亦云金陵當有王者興董扶求出又曰益州有天子氣從茲而言則長江劍閣作吳蜀之限天道人謀有三分之二兆其來尚矣然廢興有際崇替

邈來每攬其書曷能不臨卷而永懷撫事而伊鬱也
嘗試論之曰向使何進納公業之言而不追董卓
汜棄文和之策而不報王允則東京焚如之禍關右
亂麻之屍何由而興哉至使乘輿蒙塵于河上天子
露宿于曹陽百官餓死于墻壁六官流離于道路蓋
由何公之不明賈翊之言過也于是劉岱喬瑁張超
孔伸之徒舉義兵而天下響應英雄者騁其驍悍運
其謀能海內驚然于茲大亂矣袁本初據四州之地
南面爭衡劉景升擁十萬之師坐觀成敗區區公路
欲居列郡之尊瑣瑣伯珪謂保易京之業瓚既窘斃

術亦憂終譚尙離心。琮琦失守其故何哉。有大賢而不能用。覩長策而不能施。便謂力濟九區。智周萬物。天下可指麾而定。宇宙可大呼而致也。嗚呼。悲夫。余觀三國之君。咸能推誠樂士。忍垢藏疾。從善如不及。聞諫如轉規。其割裂山河。鼎足而王。宜哉。孫仲謀承父兄之餘事。委瑜肅之良圖。泣周秦之痍。請呂蒙之命。惜休穆之才。不加其罪。賢子布之諫。而造其門。用能南開交趾。驅玉嶺之卒。東界海隅。兼百越之衆。地方九千里。帶甲數十萬。若令登不早卒。休以永年。神器不移于暴酷。則彭蠡衡陽。未可圖也。以先主之寬。

仁得衆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諸葛孔明管樂之儔左
提右挈以取天下庶幾有濟矣然而喪師失律敗不
旋踵奔波謙瓚之間羈旅袁曹之手豈拙于用武將
遇非常敵手初備之南也樊鄧之士其從如雲比到
當陽衆十萬餘操以五千之卒及長坂縱兵大擊廓
然霧散脫身奔走方欲遠竄用魯肅之謀然後投身
夏口時諸葛適在軍中向令帷幄有謀軍容宿練包
左車之計運田單之奇操懸軍數千夜行三百輜重
不相繼聲援不相聞可不一戰而擒也坐以十萬之
衆而無一矢之備何異驅犬羊之群餌豺虎之口固

知應變將略非武侯所長斯言近矣周瑜方嚴兵取
蜀會物故于巴丘若其人尚存恐玉壘銅梁非劉氏
有也然備數困敗而意不折終能大啓西土者其惟
雅度最優乎武侯既歿劉禪舉而棄之觀譙周之懦
詞甘忿憤而忘日聞姜維之立事又慷慨而言憲惜
其功垂成而智不濟豈伊時喪抑亦人亡乃知德之
不修棧道靈關不足恃也魏武用兵髣髴孫吳臨敵
制奇鮮有喪敗故能東擒狡布北走強表破黃巾于
壽張斬眭固于射犬援戈北指蹋頓懸顛擁旆南臨
劉琮束手振威烈而清中夏挾天子以令諸侯信超

然之雄傑矣。而弊于褊刻，失于猜詐。孔融苟或終罹其變，孝先季珪卒不能免。愚知操之不懷柔巴蜀，祇定東南，必然之理也。文帝富于春秋，光膺禪讓，臨朝恭儉，博覽文籍，文質彬彬，庶幾君子者矣。不能恢崇萬代之業，利建七百之基，骨肉齊于匹夫，衡樞委乎他姓，遠求珠翠，廢禮諒闇之中，近抱幸毗，取笑婦人。之口，明帝嗣位，繼以奢淫，征夫困于兵革，人力殫于臺榭，高貴鄉公明決有餘，而深沉不足，其雄才大略，經緯遠圖，求之數君，竝無取焉。山陽公之墳土未乾，陳留王之賓館已啟，天之報施，何其速哉。

魏吳蜀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
義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
在于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武侯之舊典外不能
制姜維之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也魏
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以降惟守空宮亡之淹
速繫于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
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
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殺生之柄不牽帷牆之志運
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而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
也如神龍之脫深泉震雷之無烟氣威靈既露人得

制之。蔣濟觀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于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焉。

李德裕三國論

雖復名微衆寡，地小力窮，官渡受圍，濮陽戰屈，然天下精明之士，拓落之材，趨若百川之宗，巨海遊塵之集，高嶽故有荀彧，郭嘉，邢顒，程昱，賈詡，朱雲等，或歛風長感，或一見盡懷，然後覽英雄之心，聘熊羆之勇，挾天子以崇大順，扶幼主以顯至公，旌貞忠良，芟夷叛逆，若乃獲魏種而宥之，降張繡而不怨，感臧霸之言，以成其氣，重關羽之義，抑而不追，故陰謀未洩，天

下已知毒志潛行忠良前懼何夔所以帶藥揚彪由
是不出雲長受恩而不謝玄德失箸而思奔席上無
懷疑之人間外少自信之士良可恥也固知曹公不
能用天下之材成天下之務也

未敬則魏
武帝論

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
其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
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
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于不敢加兵者
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
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于舟楫之間一日一夜

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荆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于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于劉備而喪其功輕爲于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之過歟

蘇軾魏武帝論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

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颺起之師跨邑哮囀
之群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
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
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
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
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
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爲
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
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
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于紀旋皇輿于

夷庚反帝座于紫闈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大步而歸
舊物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
于逸軌睿心因子令圖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鶩異人輻湊猛士如林
于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
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
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
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
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
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

範趙達以襍祥協德童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
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譖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
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
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
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
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驍我偏師黜之
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漢主亦憑帝王
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
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
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

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劓財匱
而吳莞然坐承其蔽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
號鼎峙而立太皇既沒幼主泄朝姦回肆虐景皇聿
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
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
丞相陸凱以審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
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爲公卿樓玄賀邵
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群公旣
喪然後黔首有尾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變陸幾辨
正論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

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感德之
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于戎行，識潘濬于夷虜，
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
故魯肅一而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
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
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
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
壇恍愾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其二

卷終